

沙田之晨

海佑

起個早，漫步在城門河邊。

晨霧，依戀在緩流的河水上，仿佛是一層輕紗，裹著大地，也繫住時間的水流。

迴想多年前，沙田還在天真未鑿的日子：農田，鴿舍，綠野，農家溫馨的笑語，兒童在田埂上嬉戲，沒有車馬的喧囂，沒有市聲...

在現實中，路燈仍然亮著，和橋欄一列列的燈光，仿佛是剛睜開的眼睛。夢，隨著太陽升起，漸漸的逝去。

河水靜靜的流著，真的還算清澈。河水像在證明它是活的，有些跳躍的微波，是魚兒在跳躍。燈光投照在水面上，成為一條條的金黃，看來好美。只是聽說河裡的魚，已經不適合食用；這是現代化的代價。

河邊聳立起許多高樓大廈，是現代化夢的結果。人，想發展，與自然競爭，逼使原野撤退，撤退，自然中的寄居者，也失去了歌聲。但住進大廈裡的人，四鄰之外，加了上鄰下鄰，成為六鄰，各有自己的夢，交織著的夢；要互不侵犯，談何容易！發展者的美夢，成為自然的噩夢。

不論人如何貪婪，到底還有些仁慈。也許是嚮往回歸自然，人想到該種些樹，算是為了點綴吧！無論如何，使空氣清新，綠色悅目。

跨河建了幾座橋。橋名倒還不庸俗，沒有商業化的廣告性，如沙燕橋等頗為清雅；也沒有大人物的名字，或刮地皮，或“一將功成萬骨枯”，想起來就有陣陣血腥味，風都吹不散。

有一座瀝源橋，是行人橋，有十二個拱孔，映在水中，成為一串圓形的帶，很是美觀。橋只供行人用，不受車輛的擾亂，可以安步當車，慢慢的靜思，或停下來試數游魚，是忙中的閒趣。

走過橋，是一個公園，在婚姻註冊署前，地方還顯得寬闊。有不少晨運群在努力，個個摩拳擦掌，認真的練功。看來世界到底還是唯一可住的地方，在這裡的人，留戀不想早離開。

這些人，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。有些像是學生，或是要去辦公室的，不得不先行離去，似乎是依依不捨。

沙田公園的地面，田沒有了，剩下的沙也不多了，只要不種樹木花草的地方，都鋪著水泥磚，很整潔，卻有些不太像公園。

日本的公園，路徑多數鋪石子，使人有返璞歸真的感覺。有的橋欄，雖然是鋼骨水泥混凝土作的，也花工夫弄成樹幹的樣子，與自然諧和。

美國地大，美國人注重生活環境，公園多，而且大。不論大小城市，都把維護公園作為稅收的支出項目。

記得：在美國，一位菲律賓來的客人，在去了公園後說：“這裡的公園跟我們不一樣。在馬尼拉，公園的路都鋪柏油，跟停車場差不多。”那是說，美國的公園像森林，像曠野。實在不錯。有幾個國家公園，比地球表面上多數的小國都大。美國的公園，真能夠表現出大自然，進到裡面，使人感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。

其實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。城市把人與自然分開了。從字源看，“文化”是來自農耕；“文明”來自城市化。人原是開發土地的，結果聚居在城市，離開了土地和自然，甚至和自然成了仇敵，破壞自然；開發或發展的意義，也代表與自然為仇。人，失去了根，還奇怪嗎？

沙田公園有許多棵榕樹，垂著長長的鬚根，扎在地上，會衍生出去。雖然現在都還不算大，將來未始沒有發展前景。

在這裡短住，給我留下愉快的記憶。

在香港，還能夠找到沙田這樣的地方，使人有些意外，似乎是奇蹟。我在沙田裡，並盲啞淘到金，倒發現一顆珍珠。從前人稱香港是東方之珠，其實沙田是香港之珠。真的可以這麼說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